

反對派才是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今天，一貫反對《基本法》的公民黨竟然提「違反基本法」了；一貫違憲違法的政客竟然要抗議「破壞憲制秩序」了，這顯然是賊喊捉賊。《基本法》和憲制秩序，在這些反對派政客手裡，是為我所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選民們，用行動將這些同流合污、狼狽為奸者拉下馬。

在六月廿二日的立法會審議政府提出議員辭職的遞補機制上，公民黨的吳靄儀，成了指揮「拉布」、拖延和反對派議員集體反對和退出審議的「司令官」。她一聲「留在審議委員會是同流合污」，其他人即紛紛起立，或高聲叫罵，或手舞足蹈離場以表「抗議」和團結。但正如古希臘哲人塞涅卡（Seneca）所言：「別以為兩隻狗嬉戲得那麼友好，丟下一根骨頭便知分曉」。今次有預謀反對遞補機制的集體行動，是為了造勢催谷遊行；到了「選票」的骨頭一擺，便狗咬狗骨鬥個你死我活，這必然的結果可拭目以待。

反對派目的是造勢催谷遊行

但今次吳靄儀的「同流合污」論，既一點也不能把建制派議員玷污，反而使公眾猛然想起反對派政客的近半年聯合行動何止是同流合污，更是狼狽為奸。

先說今次，遞補新機制可堵塞違憲違法的「公投」、「起義」；二可杜絕浪費公帑；三可符合民主政治選舉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四也符合83%以上選民抵制「請辭」、「公投」，這有甚麼不合理和「欠諮詢」呢？可悲的是民主黨，把去年的「理性」、「妥協」外衣脫盡；將與「公投」、「起義」劃線的脂粉洗光，終於露出支持「公投」、「港獨」的真面目。但是，此「道德高地」早被公、社黨佔領了，因而不得不投靠、賣身、媚態、投降特別賣力、和公、社黨同流合污、狼狽為奸地反對遞補新機制。

次說公民黨、民主黨和僅二議員的「人民力量」、僅一議員代表「公民起動」者的同流合污是罄竹難書。五月十三日聯合以「棄權」方式反對為「關愛基金」五十億撥款；四月九日乘建制派議員赴京出席兩會，聯合「棄權」使政府第一季度的臨時撥款不能通過；三月份又聯手「棄權」反對修訂了的財政預算案為十八歲以上合資格的六百二十萬港人派錢六千。罷了，他們「棄權」原來是棄民生、民利，棄關心民瘼之權，是害港人不能得益、公務員不能出糧、綜援戶無錢可派、傷殘者沒有津貼、長者得不到生果金、新移民得不到關愛，其漠視人民疾苦，對普羅大眾落井下石的表現，叫港人如何不忿恨、不聲討、不厭惡？正如筆者埕邨一位曾支持過這些政客的中年選民說：用選票拉他們下馬！

賊喊捉賊 扭曲憲制

吳靄儀在會上揮動「大律師公會聲明」，說政府「無視」大狀意見，推出遞補新機制「違憲」；何俊仁胡言是「破壞憲制秩序」。請問：公民黨和社民連去年搞「公投」、「起義」不是早違憲在先嗎？公、社黨夥同民主黨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四年，一連十五次提出干預中央政府施政和國內的司法獨立、反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對《基本法》解釋的動議，不是年年月月在違憲嗎？你們不斷配合外國反華勢力在香港煽動「茉莉花革命」，要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分裂國家和民族團結，不就是要讓中國被分割、互相殘殺，好讓反華勢力漁人得利嗎？

今天，一貫反對《基本法》的公民黨竟然提「違反基本法」了；一貫違憲違法的政客竟然要抗議「破壞憲制秩序」了，這顯然是賊喊捉賊。請問公民黨：當你們的黨魁鼓吹「特區政府官員不需中央任命」、變香港高度自治為「高度自決」的違反《基本法》憲制規定和變相「港獨」時，你們把《基本法》置於何處？又請問民主黨：當黃毓民、梁國雄今次揚言要「再辭再選」再違憲違法，你們與他們一起反對新的遞補機制不是助紂為虐支持破壞憲制秩序嗎？《基本法》和憲制秩序，在這些反對派政客手裡，是為我所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同流合污、狼狽為奸的「武器」，這是何等的強詞奪理和扭曲憲制、法律的卑鄙骯髒的行徑！選民們，用行動將這些同流合污、狼狽為奸者拉下馬。

社福規劃 與時俱進

張建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最近我應邀在一個慈善基金首腦論壇分享政府在社福服務方面的宏觀策略和路向。其中，提供以人為本的綜合服務和推動民商官三方協作是我們近年推動社福工作的兩個重要方向。與會的基金領袖紛表認同和希望在不同的範疇出一分力，並提出很多新穎建議，他們的熱心投入令我印象深刻。

我開宗明義指出，提倡商界和民間組織積極參與，並不代表政府的投入會減少。事實上，我們投放在福利範疇的資源歷年不斷增加，在今個財政年度達到422億元，佔政府經常總開支17.4%，相比於1997/98年度的200億元開支，已增加超過一倍。

最重要的是不是數字上的增長，而是如何讓服務更加到位和真正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很多社會人士都未必留意到政府提供服務的模式在近年已默默地起了變革——特別是在家庭服務、青少年

服務和殘疾人士支援方面，我們採取了綜合服務和地區為本的模式，好處是一站式照顧到用家的不同需要；還可以有更深入的全人關懷。此外，我們又加強跨界別和跨專業合作，讓服務更具效益。

隨著社會環境不斷轉變，我們採取靈活彈性的策略，以迅速回應社會的訴求，包括透過先導計劃加快新服務的推出。舉例說，由於核心家庭增加，我們推出「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減低剛離開醫院的長者再次緊急入院的比率，我們推出「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兩者都是以先導計劃形式率先推行，確定成效即全港性實施，好處是審慎和有助掌握數據，為制訂長遠策略提供基礎，令資源分配更具效益。

配合「居家安老」策略，我們今年初又推出

「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由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與長者本人及其家人共同制定到戶服務。我上星期特地到觀塘探訪一對公公婆婆，很高興知道有關服務有助他倆繼續留在自己家中彼此扶持。稍後我們會總結經驗，定出未來路向。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很多，需求亦很廣泛，政府資源畢竟有限，除了提供較逼切的支援，還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工夫，這正是社會資源可發揮的空間。私人企業和基金會除了捐贈外，還可從多種途徑參與社會服務，包括知識轉移、師友計劃和推動義務工作等等。為起動社會資源，我們先後推出了攜手扶弱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兒童發展基金等，推動三方協作，這些計劃已逐漸開花結果。

展望將來，政府會繼續有策略和有目標地加強社會福利服務。我亦期望更多有識之士不單貢獻他們的人力物力，還有領導才能和社會脈絡，攜手促進和落實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概念，讓弱勢社群受惠。

「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由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與長者本人及其家人共同制定到戶服務。我上星期特地到觀塘探訪一對公公婆婆，很高興知道有關服務有助他倆繼續留在自己家中彼此扶持。稍後我們會總結經驗，定出未來路向。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很多，需求亦很廣泛，政府資源畢竟有限，除了提供較逼切的支援，還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工夫，這正是社會資源可發揮的空間。私人企業和基金會除了捐贈外，還可從多種途徑參與社會服務，包括知識轉移、師友計劃和推動義務工作等等。為起動社會資源，我們先後推出了攜手扶弱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兒童發展基金等，推動三方協作，這些計劃已逐漸開花結果。

展望將來，政府會繼續有策略和有目標地加強社會福利服務。我亦期望更多有識之士不單貢獻他們的人力物力，還有領導才能和社會脈絡，攜手促進和落實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概念，讓弱勢社群受惠。

而且，反對派更不能讓葛輝事件這麼快就收場，於是使用特權法召開調查委員會，讓風波繼續延續便是反對派的最大目的。

老美帝新觸角 中國如何應對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美國根本不顧他國侵害我國主權利益的事實，意在堅決插手南海爭端而從中漁利，並達到從海上完全封堵中國的戰略目的。美國懼怕中國的崛起，美國的戰略觸角正加緊向南海延伸和佈局，而一些區內小國卻在做着黃粱美夢，不斷呼喚美國軍力的介入，其實質乃是不顧後患的「引狼入室」之舉。看看今天的中東、北非亂局，將來恐怕後悔莫及。

稱美國為「老」，就因為他是老牌的資本主義。之所以稱其為「帝」，就因為他是二戰後迅速崛起的帝國主義，在其骨子裡充斥着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慾。做世界的老大，或維護這一顯赫尊位不受動搖，就是歷屆美國總統們多年來，一直苦心經營、耀武揚威的戰略目標。為維護和固守這一戰略目標，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得到了很好的承傳，美國的全球戰略觸角也得到有效和繼續的延伸。

二戰結束後，美國以戰勝國以歐洲拯救者姿態，主導了戰後全球利益的分割與區域平衡格局的重建。通過開羅會議和雅爾塔會議，美蘇完成了對東西方利益集團的分割與政治地理切割。美國由此植入了在中東、南非、東北亞和南亞的戰略影響與軍力滲透，美國在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等國的準軍事基地亦相繼建立。前蘇聯則掌控着東歐、中亞乃至北非的戰略制高點，美蘇兩強對壘制衡，全球新的戰略均勢得以構建完成。

美國戰略延伸導致亞太區戰雲密布

隨着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尖端戰略武器快速發展和軍力擴張，50年代，美蘇之間揭開了冷戰的序幕，並展開了長達近40年的軍備競逐。其結果導致80年代末，前蘇聯元氣大傷徹底解體而失去戰略優勢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巨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意識全面滲透東歐，並迅速填補前蘇聯在相關區域的軍力真空，其國際警察的地位也得以進一步鞏固和確立。美國就像一條巨大的章魚，舞動着粗壯的觸角，開始收拾後冷戰時代的戰略要局。北約加速東擴，將俄羅斯壓迫至戰略防禦的死角，徹底切斷與中亞及伊朗的戰略紐帶，是美國二戰後首次關鍵的全球戰略延伸。進一步強化日本與韓國軍事基地，加強美日韓聯合軍演，加快對台軍售，都意在鞏固和強化其在亞太區域的戰略支撐點，並鏈接成過制圍堵中國崛起的封鎖馬鏈，為其全球霸權觸角的繼續延伸，建立新的戰略基礎。

近年來，美國的戰略延伸與壓制，已導致亞太區域火藥味瀰漫難消。朝韓長期軍事緊張對峙，朝核六方會談陷入僵局，製造台海危機，東海釣魚島主權爭議，都無不與美國的霸權觸角的肆意挑弄有關。一直以來，美國的戰略意圖是十分清晰的，所有軍事行動的背后，都潛藏着政治霸權與經濟霸權的目的。一方面，以全球經濟老大和美元的強勢地位，濫用金融霸權製造資產泡沫，攪亂全球經濟；另一方面，打着維護世界和平的幌子，分化瓦解阿拉伯世界，侵佔伊拉克，蠶食中東的石油利益。北非的亂局，也讓他們看到了分享石油盛宴的時機，迅速將戰爭機器開到那裡。而華府那些虛偽的政客、國務卿卻罔顧自己的操作，無端指責他國的區域經濟援助行動為「新殖民主意」。無怪乎，列強就是難改列強的本性，總喜歡弄弄着槍炮和胡蘿蔔，玩着「賊喊捉賊」的遊戲。

在南海暗中挑唆從中漁利

東海的風波未平，南海的爭端又起。中國自古對南海及南沙

群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裡蘊藏着豐富的海洋生物和石油資源，也是中國南面的重要戰略門戶。近年來，越南和菲律賓等國肆意歪曲歷史，無視中國提出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聯合開發」的政治主張，不斷蠶食中國的主權利益。美國對此區域的石油資源和戰略地位也覬覦已久，怎可能輕易放棄，所以，又要弄起暗中挑唆從中漁利的把戲，從而加劇了南海危機。去年8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到訪越南，已大放狂言「南海事端關乎美國利益」。這是赤裸裸的帝國宣示，標誌着「老美帝的新觸角」將向我國南海主權島礁海域和經濟專屬區進行新的戰略延伸。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今年6月21日，美日在華盛頓舉行自2007年5月以來的首次安保磋商會議，再次污蔑中國「在東海和南海製造摩擦」，並將「聯手牽制中國」納入雙方最新的共同戰略目標，明確要求中國「停止在南海對他國船隻採取妨礙行為」，甚至提出「拉攏印度，加強美日印三國關係」。可見，美國根本不顧他國侵害我國主權利益的事實，意在堅決插手南海爭端而從中漁利，並達到從海上完全封堵中國的戰略目的。美國懼怕中國的崛起，美國的戰略觸角正加緊向南海延伸和佈局，而一些區內小國卻在做着黃粱美夢，不斷呼喚美國軍力的介入，其實質乃是不顧後患的「引狼入室」之舉。看看今天的中東、北非亂局，將來恐怕後悔莫及。

美國的霸主義識不會終止，美國的戰略觸角延伸就不會停息。中國現已處在腹背受敵和前後壓制的戰略困局，因此，必須善加綢繆，積極應對，方能化險為夷。

中國腹背受敵 必須戰略制衡

一是要鞏固和強化上合組織的戰略聯盟系統與合作，對北約形成強有力的戰略防禦與制衡。

二是要加快同台灣的經濟互動與合作，盡快建立政治與軍事的互信協商機制。應着眼於大中華和平崛起與長治久安的民族利益，求大同存小異，致力發展經濟，構建兩岸長期繁榮穩定的和平環境，從而破解美日韓在東海對我大中華的島鏈封鎖。

三是要展現中國核心主權利益不容挑釁、侵犯和妥協的決心，呼籲區內各國尊重歷史，以和平發展大局為重，切莫一意孤行，引火燒身，斷送了子孫福祉。區內問題應由相關各國協商解決，絕不允許西方帝國插手。近期中越南海聯合巡航，及越南海軍艦艇抵達中國湛江訪問，就是化解危機、重回協商機制的積極行動。

四是要積極發展同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經貿合作關係，更要加強同俄羅斯的油氣資源開發利用合作，盡快達成購買俄羅斯油氣等戰略資源協議。同時，應結束或繼續減持美債，在經濟上給美國以制裁，並警告美國勿插手南海爭端。雖然美國已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以巴局勢也似有緩和，但熬度多年的中東戰線已使美國元氣大傷，這些都不能成為美國染指南海的機會或借口。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將引火自焚，美國的經濟復元機會將徹底斷送。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於6月22日公佈競選組織架構，三位「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擔任主任委員，謝長廷擔任總指揮，游錫堃出任總督導，民進黨前秘書長吳乃仁出任總幹事，現任秘書長蘇嘉全出任執行總幹事，上述人士均掛上「總」字名份，說好聽是派系平衡、利益共享、營造團結，說不好聽是「陳水扁的幽靈在民進黨上空徘徊」，蘇、謝、游分別擔任過陳水扁執政時期的「行政院長」，如果他們表現亮麗，何必在2008年交出政權？「謝蘇配」還大輸給「馬蕭配」兩百二十萬票，「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如今他們再搭「蔡英文巴士」浮上枱面，有一聲慚愧沒有？有什麼臉出任「總字輩」的抬轎者？

陳水扁幽靈在民進黨上空徘徊

法國大革命六十年後，記者、外交官出身的托克維爾撰述「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一書，一針見血地提出洞若觀火的結論：「革命除了換上自由的頭顱以外，原有的身軀依舊。」民進黨失去執政權已三年，除了換上蔡英文主席這顆頭顱以外，這些「總字輩大老」何嘗有一番更新言論與作為？明明已被人民背棄而送入了歷史的黑洞，如今又以「古墓奇兵」之姿復出。沒有錯，馬英九領導力是有問題，但民進黨有為陳水扁執政八年的貪腐亂象說出一句道歉的話嗎？有令人耳目一新嗎？或者只是「撿現成」，就如同馬英九能夠執政是建立在对前任者的厭惡與痛恨之上？

國民黨的「馬吳配」已經成型，正如馬英九事後接受媒體專訪所說：「決定副手前，各項因素都考慮過了，民調只是因素之一。」眾所周知，「馬王(王金平)配」民調一直高過「馬吳配」，但馬英九還是選擇吳敦義，連他都承認還有「配合度、戰鬥力、執行力與民眾感受等因素」；馬英九與王金平一貌合神離，出身背景與人生經驗完全不同，「馬王配」當然徒託空言。蔡英文是典型的「空降部隊」，與黨內各派系素無淵源，「時也命也」，竟然成了黨主席又成為「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非要黨內大老抬轎，背書不可；問題是「老大不老，大老不大」，蔡英文這位「老大」仍是「黨內幼齒」，黨內大老的社會公信力則已消磨殆盡，前述競選組合正如耶穌所形容「新瓶裝舊酒」、「新布補在舊衣上」，又如何帶來社會新形象與新觀瞻？

蔡英文競選組合「新瓶裝舊酒」

蔡英文當然知道民進黨的包袱深重，她能搭「火箭直升機」快速崛起，何嘗不是反映了選民求新求變的渴求？但蔡英文既無派系也無幕僚，更沒有長久經營的嫡系班底，因此她只能大量運用陳水扁的前幕僚組建競選辦公室，依賴過氣的大老充當門神，再運用新潮系吳乃仁、邱義仁擔任「割喉戰」操盤手，如果蔡英文連副手都從老體系中找，豈不是落人以口實，民進黨有何更新氣象？於是蔡英文三緘其口，副手問題一拖再拖，等九月底再翻牌，副手問題不正突顯了蔡英文的困局？

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蔡英文的難題